

我的藏文知识比小学生还差，这让我感到深深的惭愧。

不得不说在内地求学的过程中，由于受到陌生环境的影响，我们的小伙伴有很多的不适应，一些不会进行自我调节的藏族学生产生了一种排斥汉文化的现象，他们进行自我隔离，闷闷不乐，只想回到自己的故乡，他们害怕接触汉族，刻意回避与汉族相处。我们大多都在12岁就被送到内地独自生活，还很稚嫩，什么都不会的我们，就要学会自己买日用品，自己打理生活、洗衣服等。很多时候，我们的同伴因为不适应，所以乱花钱买自己喜欢的零食，不好好吃饭，于是挑食厌食所引起的同伴病倒的例子，发生过很多了。我想这样不利于他们的成长、他们的身心健康。

所以，我个人觉得，从12岁就开始到内地读书过于早了，现在的拉萨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长的文化水平也提高了，教学质量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再说，改革开放30年来，西藏高等教育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初步形成了能够满足西藏社会发展需求的涵盖高等职业、普通本(专)科、留学生教育、研究生教育的高等教育体系。国家乃至全社会为发展西藏高等教育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政策，为西藏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经过近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探索和实践，西藏已初步形成了符合西藏实际的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基本经验，凭借这些经验，西藏高等教育将迎来更大的辉煌。我们有能力将孩子放在拉萨读书，接受更好的教育，这样对孩子的成长是有积极作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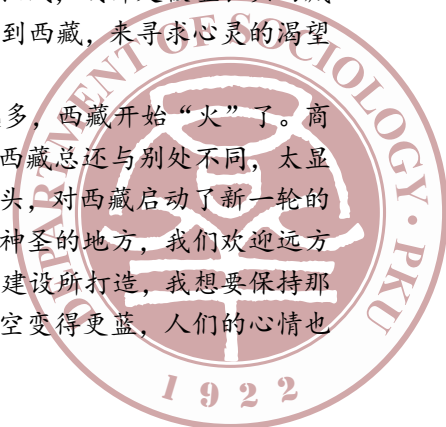
只要把优秀的孩子留在了西藏，那些不学习、调皮的孩子才会有竞争的压力，不会再因为愚昧和盲目随便跟风而被民族分裂分子所利用啊。能够留在西藏学习，他们可以深入地了解本民族文化，可以说一口纯正的藏语，能够很自然地跟汉族同胞对话，这样会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要不然，像我一样，虽然掌握了各种知识，走出了狭小的文化领域范围，更加社会化，国际化了，但是连一句纯正的藏语都说不出来，更不用说用汉语来介绍家乡的文化了，这是何等地让人痛心与羞愧啊。作为接班人的我们竟然让我们的祖先如此的失望，那么我们民族文化的前途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国家能够重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能够制定一些可实际利用的政策，那么我希望我的后代将来在我的年龄阶段能够破解我现在这种尴尬的局面，假如实现了，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必将会更加地光彩夺目。

现在的西藏确实是开放了，更加的现代化了，就拿拉萨来说，众多的娱乐场所包满了一条街，夜市更加繁华了，仿佛在内地一样。从艺术家、普通人到企业家，西藏经历了从冷到热的冰火三重天。

西藏不是一天被发掘出来的，当年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如一门重炮唤醒了画家的激情，纷纷背上画架，渴望再现这片圣土的一草一木。现在美院的学生们，都少不了要去西藏上写生这门必修课。当年韩红一个高亢的尾音，四座皆惊，第一次让人知道原来藏族曲调与流行的结合可以如此美妙。于是，大批音乐人千里迢迢远赴西藏采风，盼望着给自己日益枯竭的灵感里注入一些新鲜曲调。摄影师们发现西藏蓝得令人吃惊的天空，不约而同地扛上几十公斤重的摄像器材，恨不得把沿途的每一粒砂石都刻印在胶片上，结果却发现，千篇一律，如有雷同，不属巧合。

但是西藏还是被艺术家们以各种途径带出去了，被讲情调的小资们发现，眼前一亮，如获至宝，呼朋唤友就往西去。或许是天然壮阔的美景，或许是路途艰难的挑战，或许是被磕长头的藏民感动，一批又一批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怀着朝圣般的冒险心情来到西藏，来寻求心灵的渴望和净化。

当西藏得到越来越多推崇和景仰，集中到雪山高原的目光越来越多，西藏开始“火”了。商家们怎肯放弃这样好的商机，于是，各种作秀活动纷纷出动。但是，西藏总还与别处不同，太显摆容易亵渎净土，于是模特们打着美的旗号，企业家们瞄准登山的势头，对西藏启动了新一轮的开发。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很希望自己的家乡仍然是那最纯洁、最神圣的地方，我们欢迎远方的客人来我们这观光旅游，我希望我的家乡不会被各式各样的现代化建设所打造，我想要保持那小时候的印象，保留这一块净土，能让它永远保留它的天然姿色，天空变得更蓝，人们的心情也



会好的，大家的压力也许会得到释放。真希望来旅游的客人能够在西藏享受到不一样的风光，能够带着愉悦的心情，离开这片土地，重新回到属于他们的世界。

我想现在世界并不是以前那个大谈民族主义的世界了，我们应该更加客观、务实地看待今天的世界，以更加长远、乐观的态度去迎接新的发展与进步，与时俱进，才是更重要的。我想看到家乡以后的蓝图是一个能让人找到本我，纯净的世界。我本人并不是拒绝家乡的现代化，而是想保留那份历史、保留那座古城，我希望家乡的人民接受现代化的洗礼，提高素质修养，更多地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才能建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美好家乡。就像书云老师在拍完《西藏一年》以后说：“西藏的未来，需要西藏的人民共同努力来实现。”

最后，我认为作为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应该更客观的看到中华民族之间的深渊渊源，对一些民族主义分子构建的本族独立历史要有清醒的认识，要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实体的现实，要清醒地思考究竟什么才是本族民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我们要学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课程作业】

左右难逢源¹

——访谈历史夹缝中的维吾尔女青年

北京大学一名维吾尔族本科学生

导语

本文是 2009 年底开始准备的，但是我对文中许多问题的思考至少始于 2009 年夏天——韶关事件及紧随其后发生的 7·5 事件之后。我认为我们所面临的“族群矛盾”是有解的，但是“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完全无解的。因为对于短视的当局来说，“维稳”可以给地方带来政绩和拨款，给政权带来合法性。但是“稳定”——或者说族群矛盾的和解和族群关系的和谐却不能。因此任何提出族群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的努力都只具有学术意义，而很难有实际作用。

本文的目的在于呈现。从历史的角度看，族群间相互融合是大势所趋，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同化甚至吞并也是一个不可抗拒、不可逆的过程。本文想要呈现的是，历史的车轮碾过之处，处于过渡时期的维吾尔青年、尤其是现代文明与传统观念碰撞之下，维吾尔女青年内心的矛盾，和她们可能的选择。

本文作者为维吾尔族女学生（简称“H”），新疆哈密人，从学前班到高中毕业都在家乡的汉语学校就读，不识维吾尔文，属于“民考汉”。受访者为维吾尔族女学生（简称“A”），新疆阿勒泰人，从小学到初中毕业在家乡唯一一所维吾尔语学校就读，属于“民考民”，后考上北京新疆高中班，在北京经过一年预科和三年高中学习，考入北京大学。她的汉语普通话接近标准，不像大多初高中才开始学汉语的孩子那样有重重的口音。

下面均采用作者的第一人称。

1. 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语言障碍

¹ 这是一名维吾尔族学生 2009 年秋季在北京大学选修《民族与社会》本科通选课的作业。



A 不识繁体字，这一点让我很意外。在我的意识里，既然掌握汉语，那么繁体字也顺便就认识了，根本用不着学习。A 却不同，她的汉语已经很流利，但依然不会像我一样对汉语有类似母语般准确的语感，需要逐词去背、记，所以她描述学习汉语的过程，会用到“单词”这个词。高中学习古诗词鉴赏的时候，她感到很茫然，那些在她的汉族同学和老师看来很美的诗词，在她看来不异于天书。高考中要占到 150 的语文学科对她来说连鸡肋都不如——食之无味，弃之不可惜。

A 上预科班的时候学语文却很努力认真，因为预科班里都是新疆各地的少数民族学生在一起，汉语水平大多都很一般。那一年的语文课，老师教得非常精心，会带着他们一点一点啃单词、学句子。预科结束那一年，A 做北京市中考模拟题，满分 120 的语文可以考到 110 分。预科之后，内高班的孩子被插班到高一跟汉族孩子一起学习，A 瞬间感到语文这个科目跟她拉开了距离。高中语文的难度本身就大，再加上语文课的节奏加快了很多，老师要照顾班里绝大多数的汉族同学，不可能为了几个少数民族学生影响全班的进度。A 学习语文的时间成本一下子增加了很多——多到承受不起，于是顺理成章地，语文被放弃了。

即便如此，经历了三年与汉族学生密切交往的高中生活的 A，汉语口语还是非常流利，与同学、老师间的日常交往完全可以应付。但是写论文就比较痛苦了，她“不会用那些好看的词，不会起那些古怪的吸引人的题目”，这也有好处，老师会表扬她的论文“很真实”。

语言的隔阂在生活中，看似影响不大，她只是有时听不懂宿舍里姑娘们讲的笑话。类似地，一些带有一定的文化背景、涉及到一些历史人物的典故，或者哪怕只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她都很难理解。但是 A 心态很好，她觉得她不懂“是正常的”，不懂的时候，她会直接提问，大多数时候也都会得到耐心的解答。这种文化上的疏离不影响日常交往，但大多数情况下会影响人与人之间更深层的感情交流。A 的汉族朋友很多，大都是泛泛之交，可以称得上非常要好的只有两个人。

2. “民考汉”与“民考民”之间的语言障碍

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文盲，因为我不识我的母语文字。因为从小接触的同龄人大多是汉族，我几乎没有要好的维吾尔族朋友，而我的维语口语也大致停留在小学低年级水平，这和 A 在汉语使用上的问题类似。我在跟维族同龄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很难理解他们的幽默，甚至别人当面取笑我，我也浑然不觉。和 A 不同，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人会认为这是正常的。除了我的家人，也没有其他人会耐心地——哪怕是不耐心地，给我解释。所以在一些讲维吾尔语的场所，尤其是跟同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常常感觉自己是个外人，根本融不进他们的圈子¹。

“民考汉”和“民考民”之间存在的语言上的障碍会导致情感交流不顺畅，具体的例子可以举我自己，还有另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可以说明：在新疆，维吾尔族年轻人当中，“民考汉”和“民考民”各自成为一个圈子，几乎可以说绝少来往。语言一定不是唯一的原因，但一定是重要的原因。

3. 共同的问题：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问到对将来的考虑，A 表示她会选择回到家乡，但不会是回阿勒泰，她希望能在乌鲁木齐安家，把父母接过去住。她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十足的传统，她说：“其实我是特别想出国，特别想（干一番事业）。但是我的家庭，不太允许。我爸爸妈妈年纪比较大，我大姐在伊犁，二姐在喀什，哥哥结婚了，我这样做的话，爸爸妈妈那里就是空巢了。我就觉得我又走了的话，真正想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该来不及了，我怕那样。然后，反正我们年轻么，以后还会有机会，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没有实现的话，给孩子能出国、做很多事情的机会就好了。”

在 A 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的碰撞。她知道自己有机会出国，干一番事业，像任何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人一样“永远在路上”；然而她为自己选择了另一条路，她担心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更加偏向传统价值观。吊诡的是，她把“出国”、“做很多事情”的机会让给孩子，跟她的父母辈做过的一样。

¹ 访谈：“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人家就说，北大连这都不教你？”——H



我的父母不同，我母亲强烈地希望我能出国，“走得越远越好”，因为她年轻时，为了孩子即我和妹妹，她放弃了更好的工作机会，把自己全部的青春拴在哈密这个小城市，她不希望我跟她一样。但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对我来说一样是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和 A 没有太多分歧。

分歧出现在对于未来小家庭的设想中，在之前的聊天中，A 表达过想要在寒假好好学习做饭，“尤其是拉条子，”她说，因为“男孩子都喜欢吃拉条子”。言谈中，可以看出她有“留住男人的胃，才可以留住男人的心”的信条，并愿意为此付出很大的努力。

4. 生活在矛盾中

如上文所述，A 在与其他维吾尔青年交流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语言障碍。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对感情的态度等，她和我一样更多地受到汉族或者说中国主流文化的影响，表现得不同于大多数维吾尔青年。

在访谈中，A 没有回避她的理想和信条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

她希望可以和一个经济条件优越的男性组成家庭，自己自由职业，主要做家庭主妇；

她希望在婚姻当中，她的经济是独立的；但是在未来的家庭当中，她不会刻意要求跟丈夫在平等的地位上，会保护他“男人的自尊”¹；

她希望可以跟“自由一点”²的人交往，所以可能会倾向于选择“民考汉”的男生；

她朋友的经验表明，维吾尔青年交往的主流方式是“女孩儿要稍微放点儿电，男生才会来追”，而这种方式为她所不齿；

我们一致认为，A 回到乌鲁木齐后，作为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会在维吾尔青年的择偶序列中处于尴尬的“甲女”位置，也许还会成为“剩女”。

对这个问题，她持盲目乐观的态度，认为“缘分”会有的。但我认为她能够选择的范围太小，在维吾尔青年中找到合适的对象的难度非常大。

对她来说，换个方向，在汉族青年中找伴侣是不可能的，有前文提到的语言障碍存在，而且她个人具有比较强烈的民族意识，希望她的孩子“血统是纯的”。

5. 不是结尾的结尾

一篇应该是论文的文章被我硬生生地写成了人物报道，好处是没有违背我的本意——呈现，坏处是呈现得不够好。成文匆忙，很多问题（比如民族意识、宗教教育等问题）没能展开谈，但是在访谈记录中有涉及。

（附录）访问记录

H:（繁体字）小时候香港电影看多了就认识了。比如说像这样一句（指书上）。

A: 不会……（念）“眼睛，什么什么”完全不会，“眼睛”后边就不会了。

H: WOW，这样子啊。我们俩也就差一岁，怎么差这么多。

A: 你是“民考汉”，我是“民考民”。

H: 你从小一直是在维语学校？

A: 是啊，上内高班以后才开始（学汉语）。

H: 你家阿勒泰那边，维族人跟汉族人的比例是多少？

A: 汉族人多。

H: 多多少？一半儿一半儿，汉族人多一点？

A: 汉族人多，维族人特别少。

H: 那边经济水平怎么样？在新疆比。

¹ 这里跟一般现代文化中提到的“男人的自尊”不是完全同义，因为维吾尔传统中男尊女卑的意识非常强烈，类似进门女士优先之类的现代社会规则会被认为是男性的不尊重。所以这里 A 所谓的“尊重男人的自尊”实际上是部分地承认和接受传统的“男尊女卑”意识。

² 由访谈上下文可见，所谓“自由一点”是指像作者和 A 一样，具有开放的现代意识，不同于维吾尔族传统的小农意识（行为和思维方式类似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中提到过的乡土社会）。



A: 消费水平特别高。

H: 然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 跟我们那儿一样呗。

A: 对对对。我觉得北疆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吧应该。

H: 差不了太多。(阿勒泰) 维族人特别少, 那你在什么样的学校上的?

A: 只有一个维族学校。

H: 整个阿勒泰地区就一个维族学校?

A: 对。然后那个维族学校特别好玩, 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

H: 十二年级? 一直到高三?

A: 对, 一直到高三。然后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有四十个学生。然后整个学校有四百多个学生。后来人特别少特别少, 一年级只来两三个人。到今年7月2号还是几号, 那个维族学校“死”了, 跟汉族学校合并了, 民汉合校了。现在阿勒泰一中不存在了。

H: 那是因为你们那儿维族人口少了, 还是维族孩子不上维族学校了?

A: 不上维族学校了, 都让孩子上汉族学校。

H: 我们那儿, 我们家附近还有两所维语学校, 一个地区一中、一个市一中。都不太远, 然后教育水平也还可以。但是我妈他们当初是跟我征求意见, 问想上汉语学校还是维语学校, 我说想上汉语的, 他们就让我上汉语学校了。

A: 是不是因为你幼儿园上的是汉语?

H: 我幼儿园就上了一年。

A: 肯定是里边汉族孩子特别多。然后你受影响, 要不然怎么可能(主动要求上汉语学校。)

H: 但是我学前那几年在家, 我先上了一年幼儿园然后就没有上了。因为幼儿园涨价了, 然后就没上。一直是奶奶在家里带我, 而且一直是在回城, 就是乡下, 一直在农村, 就没有接触汉族人。等我到快上小学的时候, 还有一年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搬到城里了。周围邻居就大概一半儿一半儿, 汉族人稍微多一点。就那种情况, 然后我们家刚买了一大彩电。然后好多频道都是汉语的, 我看不懂。我想那我得学汉语。我那时候就特别朴素的(愿望), 就是想看电视。那个时候, 包括我父母的朋友这个圈子, 他们是我们那儿的一个算是维族人里边比较好的一个阶层。这个圈子里边积极主动地送孩子上汉语学校的也不少。至少一半儿。那你当初是怎么想的, 上维语学校? 你家是怎么想的?

A: 我们家是根本没有上汉语学校的人。根本没有要把孩子送到汉语学校的概念。

H: 你上学的时候, 整个阿勒泰都是这样的么?

A: 不是, 是我们家人。

H: 是你们家整个家族是么?

A: 对对对。我妈妈是“民考汉”, 汉语学校的。她小时后就进过维族学校, 从小就是汉族学校一直上到八年级(初三)。以前不是中专学校特别流行嘛。

H: 你妈还挺潮的。

A: 特别潮。等会儿我跟你讲, 那个文化大革命是几年来着。

H: 十年啊, 67到77还是68到78来着。

A: 我妈快要上大学的时候, 出了文革这个事儿, 然后就不上了。然后她嫁给爸爸之后, 爸爸就不让她上学, 就不上了。她现在不会写维文, 汉语特别好。

H: 所以你现在汉语这么好。

A: 没有呀, 家里妈妈不跟我说汉语。但是她当时想过把我送到汉族学校。然后我爸强烈地反对。

H: 这个有一点……就是其实在你妈妈那个年纪, “民考汉”应该是特别少的。

A: 我妈妈也不知道是怎么上的。她现在汉字是基本上会读, 但是好多也忘了。

H: 那岂不是双料文盲了。



A: 又不知道维文, 又不知道汉文了。但是汉语说得特别好。

H: 我觉得你的汉语发音完全不像“民考民”这样子。因为“民考民”的话, 尤其是跑来上内高班, 学了那几年, 根本不够用的。口音上会特别不好。我一直当你是“民考汉”呢。

A: “民考民”, 而且我不是双语班的。刚来的时候, 一些名词都不懂。从高一开始上汉语学校。

H: 那你高一的时候汉语水平是什么样的?

A: 就是那种“民考民”在初三的水平啊。

H: 可是我们那儿的“民考民”在初三的时候, 学的课文跟我上小学二三年级学的课文是一样的。我的印象是在很久以前, 在我舅舅上初中的时候, 我看过他的课本。

A: 对对对, 我们就是那种, 特简单的。

H: 那种汉语水平, 你就把高中上下来, 还考到北大了, 很牛嘛。

A: 预科的时候, 我汉语说得特别差。老师找我, 说我口音特别重, 要我好好练。跟刚来内高班的南疆学生比起来, 当时我还以为我汉语水平不错。但是老师那样说, 特别打击我。那天晚上哭得特别厉害, 后来就学。在高一时, 其实汉语说得也不是很好。我们的内高班是插到汉族班的, 不是那种内高班一起上。

H: 我知道有至少一个地方, 山东那边, 把内高的学生用另外一个院子围起来, 根本不让他们跟汉族学生打交道。

A: 然后他们(汉语)水平一点儿都不变。

H: 那你在上高中之前, 都是只跟学校里边的人来往是吗?

A: 我的汉族朋友还挺多的, 我们院子里大部分是汉族人, 跟他们聊天呀, 玩儿呀, 那样。阿勒泰到哪儿都是汉族多。

H: 所以你其实是生活在汉族占绝大多数的地方。

A: 我们在阿勒泰街上碰到的都是哈族和汉族, 维族特别少。

H: 哈密基本上是维族跟汉族一半儿一半儿。跟我说说你在中学的时候, 你跟汉族人交往有没有什么特别不高兴的事情, 因为民族啊什么的。

A: 没有。我在上内高之前根本没有感觉到(民族)矛盾。阿勒泰特别和谐, 没有一次维族跟汉族(冲突)的事情。

H: 不是, 你知道哈密也从来没有过(冲突), 7·5之前没出过什么事情, 但是有一些情绪。我小学的时候, 有一次一个男生不知道怎么的, 跟我特别不对付。我小学的时候长得很丑, 不招人喜欢, 汉族小孩儿就总欺负我。但是我妈的意见呢, 你这个样子维族小孩儿一样会欺负你的。但是我刚好比较特殊, 我小学的时候班里只有我一个维族小孩。

A: 那你是不是维族朋友特别少。

H: 对, 我一直是维族朋友特别少。而且我觉得我跟维族人根本合不来。

A: 那你以后结婚怎么办呢。

H: 我个人觉得我还是算了。不吃这盘菜它也是一桌。没有这件事儿一辈子一样过。

A: 但是父母肯定不同意啊。

H: 他们爱不同意不同意吧。我就是跟维族人合不来。也就是你吧, 北大这些维族同学, 能跟我交流得特别顺畅、没有障碍的特别少。我老觉得跟他们有隔阂, 没有人可以交心我觉得。刚才没说完, 有一个小男孩, 我到现在一直记恨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惹到他了, 一天下课以后回家路上, 骑着自行车追着撵着我, 在我旁边叫着“H天天吃猪肉”什么的, 那么叫了一路, 我哭了一路。这事儿我记恨他一辈子。到小学毕业都没跟他说过话。

A: 跟我姐一样, 道歉都不理。

H: 所以我觉得, 或多或少吧, 可能都有点这种(不愉快的)事情。

A: 可能是我接触的少吧。也就是下课以后一块儿玩跳皮筋啊什么的。



H: 虽然朋友特别多，但是接触都比较表面？

A: 对。

H: 那你现在特别好的朋友都是维族？

A: 有一两个（汉族），一个女孩儿一个男孩儿。我高中的时候，在班里人缘儿特别好。刚开始他们会觉得是新疆来的，有点看不起，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我学习特别好，他们就觉得，她也不一般嘛。也有那种学习特别差、特别懒散的，这样的他们就不喜欢。

H: 比如说，你会不会觉得他们把你当做一个“保护动物”啊，来照顾你的吗？

A: 老师是这样的。比如背诗词的时候。语文课我从来不听。我高考就考了 90，是我语文唯一一次及格。高考心态特别好，心想反正这是不重要的课，我把数学考好就行了。我上语文课天天看《参考消息》。语文课连上两节，我就看一节睡一节。

H: 所以你完全不重视语文课？

A: 完全不重视。到背诗词的时候，我在看《参考消息》，我同桌提醒我，要到我了。老师说那我给你提个最简单的吧——举头……。就那个你知道？虽然我是没上过汉族学校，到初三为止我都不知道有那个诗。但是我们预科一年要准备北京市中考，那一年我语文学得超好，中考模拟 120 满分我考 109、110 那种。中考必背诗词背得滚瓜烂熟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能不会啊！结果老师就问我这个，全班都笑，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不会。老师说你这都不会。你怎么参加高考呀，从今天开始到我办公室背！我说好吧，反正不会。说那个，还不如说我不会。

H: 不过他们也是不了解嘛。那你这个情况很特殊啊，我觉得。

A: 然后我其他成绩都是特别好，政治学得特别好，每次都是全班第一。

H: 可是政治不也是用汉语啊。

A: 因为我觉得学语文吧，我是阅读题做得特别好……

H: 那就是你是能力蛮强的，但是考试不好。

A: 前面不是有单词，拼音，错别字，病句，古诗词，古文……

H: 那你的选择题，就是一个也做不对。

A: 嗯，还有古文分析，诗词鉴赏，一个都不会。

H: 那你还能考 90 分！

A: 选择题我全部蒙的 B。诗词默写我只做了四分的。然后做阅读，写作文，就完了。老师问我为什么不学语文，我说默写古诗词，我要背会还要学会正确地写，从经济的角度也是背政治划算。

H: 我以前只觉得可能是古文不行，古文不行很正常。我们那边有疆内初中班，我表妹小学上维吾尔学校，初中上疆内班，她数学听不懂，物理化学都听不明白，到语文就崩溃了。只要是古文，完全不懂什么意思。我以前印象里边，就觉得困难在古文，现在发现读音字形什么问题。

A: 对啊，特别难。尤其是物理化学里边的词。但是我预科学得特别刻苦。

H: 但是为什么高中就放弃了呢？

A: 因为预科没插班啊，大家水平都一样，老师一起带我们。高中的时候插班，老师以汉族学生为主了，我们就跟不上，老师根本不管我们了。因为预科的时候老师讲得特别慢、特别细，高中的时候老师不管了，我们也放松了。

H: 汉语这个东西，预科一年的积累，肯定比不上人家汉族学生啊。

A: 对。那些东西我一点儿都不感兴趣，老师上课讲“那么美那么美”，我就想哪儿美啊，一点感觉都没有。

H: 哦，那些诗词之类的。



- A:** 对，而且老师很惊讶，我英语学得特别好。她说英语和汉语不都是第二语言吗。英语我觉得跟汉语不一样。
- H:** 我觉得主要问题在于，你上内高的时候，汉语是按你拿汉语做母语的标准来考的。不能说都是第二语言。毕竟难度差很多。
- A:** 我记得特别清楚，高一考语文考试的时候，我就无奈地笑，感觉是个三年级的孩子在参加高考。
- H:** 就像把我随便扔到某个 GRE 的考场是一样的。那你现在比如说，读专业书啊，听课的时候，或者是一般跟同学交往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语文学得不好，会给你有一些障碍。
- A:** 写论文的时候有。
- H:** 那你还蛮辛苦的。
- A:** 还好吧，就是不会用那些好看的词，不会起那些古怪的吸引人的题目。但是我写的比较真实。老师说你写出了真实的感觉，这一点比较好。
- H:** 但是写论文的话还好吧，不需要太高的文学素养。
- 我刚才直接想到的，其实是日常大家聊天儿的时候（**A:** 基本上能听懂），在宿舍里边聊天儿，然后讲个笑话。我觉得语言里边最难理解的，其实就是幽默。
- A:** 我是这样，我是特别不害羞，宿舍里边，我不懂什么我就说：“我不明白。”她们就给我解释。
- H:** 嗯，应该就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日常讲什么你都能明白，但是稍微讲个笑话，带点文化背景的、带点历史人物的，就很麻烦。
- A:** 对对，我就会直接问，上课不明白，也会直接下课问老师，说我不懂。
- H:** 但是你看，她们会特别认真地给你解释吗？
- A:** 宿舍里边会吧。
- H:** 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你跟汉族人交往的一个障碍？
- A:** 我觉得，我不懂是正常的。
- H:** 但是对我来说，这就是个问题，因为我听不懂维族人的笑话。
- A:** 你真的听不懂吗？
- H:** 听不懂，而且我问的话，没有人会给我解释。
- A:** 啊？
- H:** 没有人会给我解释，而且他们就更加笑话我了。而且我在我的朋友圈子里边，你看我刚才给你讲的，我从小长得不好看，上汉语学校成绩好，性格还挺孤僻的，看书看电视，不看书看电视就发呆。小时候没交过什么朋友，维族人汉族人都没有好朋友。所以，后来长大以后这帮人，他们好多人小学的时候上汉语学校，初中高中回到维语学校，这个高考特别占便宜。他们自己是一个圈子嘛，特别封闭，带你玩儿倒是带你玩儿，大家一桌子坐在一起，开玩笑。尤其是我上北大以后，你也知道北大在新疆，你回去以后也是吧，（别人都说）“牛逼！”然后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人家就说：北大连这都不教你？
- A:** 就是，我们在内地上学的，跟在新疆上学的一起坐（吃饭、聚会的意思）的话就特别合不来，他们就觉得自己把自己弄得特别高傲。
- H:** 他们自己觉得我们高人一等，然后再瞧不起我们。那些人一边嘲笑你，一边嫉妒你。然后你根本就不想这样。
- A:** 对对对，我每次回去，跟他们一起坐的时候，他们就做出一副很不卑不亢的样子。我玩儿的时候也特别投入，但是他们会私底下说，谁跟谁关系不好啊什么的，我说我就不在乎，对谁都一样。
- H:** 我特别受不了维族人这一点，就是面上一团和气，底下各种扭扭缩缩的，我一遇到这种事情就脑子根本不够用，特别烦这样的。



- A: 我回去的时候也是，一桌子十个人里边，还有谁跟谁不好啊这样的小圈子。
- H: 嗯，汉族人就没有这么麻烦，对于你来说，你跟汉族人只要是泛泛之交，大家能互相理解，工作学习生活，能够互相容忍，就可以了。那么你跟他们有语言上的小的障碍，无所谓，而且他们会热心地给你解释。但是我就不行。我一回去，（他们）当着你的面儿开你的玩笑，哈哈大笑，不告诉你为什么，这种感觉是特别特别讨厌的。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圈子根本不接受你。
- A: 其实民考汉男生还可以。
- H: 从我很小我妈就给我灌输一个观念，就说，你这种人很难嫁出去的，“民考民”的男生不会要你的，“民考汉”的男生也会很想要个“民考民”的女生。
- A: “民考汉”的男生都要“民考民”？
- H: 应该也不是。但是，我现在已经是刚才那种状况之后，就有心理障碍了。也不是真有心理障碍那么严重，但是就觉得怎么都跟他们合不来。
- A: 如果是“民考汉”男生的话，像我们北大的这些，会好一点吧？
- H: 你看那些人的嘴脸，一个一个跟爷爷一样，我特别受不了那个样子。
- A: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跟他们合得来吗？
- H: 比如说吧，有个八卦我给你爆了算了。有个男生，有一段时间，给我发短信说怎么怎么，我这人有个臭毛病，就是爱回短信，我就回了呗，就你来我往那么聊了几次。有那么一两回说一起去自习，那会儿新学期刚开始没多久，闲着也是闲着，我就去了，反正自习又不是聊天儿，不在乎跟谁一起。去了就坐那儿看书，看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就回来了呗。他就发短信，总是问你有什么计划呀，我跟你一起吧，问你要不要去自习啊，我们一起。
- A: 我觉得北大男生特别自私。
- H: 也不是这个。十一那几天吧，十月三号中秋节，2号就给我发短信，说你明天有什么计划呀。我说我跟我朋友说好了去找她，他说你别去了，你留在学校陪我吧，我一个人。我想这是什么规矩呢？这算什么呢？我觉得根本就是晴天霹雳，根本无法理解，你凭什么呀，你是什么人呀。
- A: 对呀。
- H: 而且我的概念呢，你就算是我男朋友，明天我跟我朋友说好了，你没提前跟我说（要我陪你），那我就应该去。要想跟我在一块儿呢，你陪我去，要么你就一个人呆着，活该。不可能说我取消我跟我最好的朋友的约会，我陪你自习，不可能的。这件事儿以后，我基本上跟他就绝交了，我觉得完全不可理喻。他这个虽然，可能有一点极端，但是有一定的代表性。我爸妈的同学这个圈子，都是87年前后结婚，孩子都是88年前后这一批呗，就是这个小圈子，我有这样一个小圈子的维族朋友，大家一块儿长大的，关系还不错这样的。
- A: 你跟回族男孩儿怎么样？
- H: 不熟，没怎么接触过。就那些男生，我爸妈朋友的孩子，也是有一些让我觉得完全不可理喻的事情。比如去年寒假，大家一起玩儿，一个男生，带我见一个女孩儿，说见一下你嫂子，过两天我就带回家给我妈见见，搞不好就娶回家了。结果隔了一天，第二天没见，第三天晚上，换个女孩儿，说这才是你嫂子，之前那个不算。
- A: 新疆男生全都是这样子，特别恐怖。
- H: 我觉得完全不可理喻。
- A: 现在的男孩就那样，还喜欢花女孩子的钱，喜欢不停地换女朋友。
- H: 所以呀，你怎么可能跟一个你从一开始就完全看不起的一个群体，从他们里边找一个人去谈恋爱。我觉得基本上不可能。他们确实还挺擅长花女孩子钱的。
- A: 对，我现在有几个朋友在谈恋爱，她们就跟我说，谈恋爱以后比以前，那个……



H: 开支都增加了很多。

A: 嗯，开支都增加了很多。然后我说，啊？不会吧？

H: 你没有谈过恋爱吗？

A: 我谈过，但是是……

H: 高中的时候？

A: 对呀，就是那样过来的呀。

H: 后来是怎么分手了？

A: 上大学，我不想异地恋嘛。

H: 维族人？

A: 肯定是啊。

H: 为什么肯定是？你们不是插班么？

A: 对，但是我没想过会跟汉族人谈。但是我跟一个汉族男生关系特别好，我们经常自习完了一起回去呀，一起玩儿呀，然后维族男生特别生气。

H: 对，维族男生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完全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女生，仅仅是同班同学，就拿那个女生当自己的私有财产似的。

A: 有时候我跟那个男生一起打羽毛球什么的，宿舍里边的女孩儿就说，你这样不好，在大庭广众之下怎么能跟汉族男生那么亲近。我在阿勒泰的时候，那里维族人特别少嘛，大家各自干各自的事情，谁也不管谁。在维族人多的地方，你的行为会特别受大家的影响，你会特别害怕别人怎么评论你啊。但是我在阿勒泰，大家都不管，所以我到内高班以后，人家就觉得我是那种一点都不管人家怎么说的那种人。

H: 这一点上非常一致我们俩。

A: 我就是那种，别人怎么说就说去吧。她们说大家看到你跟一个汉族男孩打羽毛球多不好，我说看到又怎么样？难道我打羽毛球要躲起来打吗？因为我跟他没什么关系，我才会这样（不避嫌）。

H: 我妈也这样，我们那边人都这样，“人们都能看到……”，都这样。
那就是，维族男生都这样了，都这么靠不住了，大家还是坚强地、坚决地选择他们？

A: 对啊对啊对啊。

H: 你认识的朋友里边，有跟汉族交往的么？

A: 男生有，男生特别多。

H: 男生特别多？

A: 我们内高班男生可会找汉族女孩儿了。

H: 为什么呀？

A: 汉族女孩儿追他们呀。给他们花钱，他们就同意呗。

H: 那因为他们长得帅么？

A: 对对对，有些是长得帅。我们这一届有个哈族男生，女朋友是汉族，他就是挺帅的。还有一个新来的哈族女孩，交了一个汉族男朋友，她很强的。

H: 为什么找汉族男朋友，就是“很强”？

A: 我的意思是大家都怕（别人）说么，她不怕说。

H: 那你觉得她们不交汉族男朋友的原因，是她们怕说？

A: 也有的人是自己特别不喜欢，觉得不能找汉族人。

H: 对，我认识一个姐姐，她从小，四五岁以后就是在北京长大了，那就完全是纯汉族人的环境，但是她讲维语也蛮好。我有次来北京，她带我上街，见到外国人，有时候就说，哎呀这个外国帅哥，长得真帅，跟维族人似的。她觉得看到外国人亲切，是因为他们高鼻深目的，很像



维族人。

A: 其实我觉得维族男生帅的特别少。

H: 反正她的整个审美里边, 就觉得维族人是最好的。

A: 我觉得一个女孩儿考上北大, 也是。比如说我回去, 内高班聚会, 然后他们就说, 考上北大了么, 其他学校的男生就觉得地位会比我低一点, 就不敢追了。

H: 你觉得, 上次你也说到, 男孩子特别喜欢吃拉条子嘛, 然后你要好好学做。你觉得在以后的家庭里边, 你会是怎么样地位?

A: 说实话, 如果那个男生能养我的话, 我想结婚以后不工作了, 想成为家庭主妇, 把孩子好好培养一下。现在很多人就是工作也乱七八糟的, 孩子也不是很好, 一塌糊涂的。还不如找个好好赚钱的男生, 我就在家里。我是学法律的嘛, 考个资格证, 过段时间接个案子这样, 在家。

H: 自由职业。

A: 对, 自由职业。但是结婚之前要拼, 好好拼一下。把自己弄得很完美。我想把自己弄得完美, 全部都是为了培养孩子嘛。其实我是特别想出国, 特别想(干一番事业)。但是我的家庭, 不太允许, 我爸爸妈妈年纪比较大, 我大姐在伊犁, 二姐在喀什, 哥哥结婚了, 我这样做的话, 爸爸妈妈那里就是空巢了。我就觉得我又走了的话, 真正想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该来不及了, 我怕那样。然后, 反正我们年轻么, 以后还会有机会, 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我没有实现的话, 给孩子能出国, 做很多事情的机会就好了。

H: 你在这方面还是很传统的。

A: 对。

H: 那你以后计划就是回新疆, 然后回阿勒泰?

A: 不回阿勒泰, 想在乌鲁木齐工作。让爸爸妈妈搬过来。

H: 爸爸妈妈退休了么?

A: 我爸妈都没工作, 我妈就那样, 就没工作了呗, 我爸爸做生意。我爸爸一直养我妈妈, 我妈妈养我们。

H: 所以你会这样子咯。但是我有那个想法就是, 被老公直接养起来算了, 完全是出于逆反。我妈妈是女强人, 在我们家, 收入高, 我爸的话, 工作不怎么样。在这个事情上, 我妈生我的时候工作还不忙, 我妹妹出生以后不久工作就特别忙了。所以她对我早期的教育还比较充分, 但是对我妹妹就不好了。所以现在反映出来就是, 我现在在这里(北大), 性格也比较健全, 然后我妹妹的话, 性格不太好, 容易发脾气, 身体也不好, 学习成绩也不好。我妈妈总是拿这个来责怪自己, 说自己早先的时候没有照顾好。也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从很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都是记者, 在家里不是看报纸, 就是写文章, 等到我妹小时候, 他们在家就不干这些事情了, 所以我妹妹在这方面收到的影响就没有我大。我到小学毕业的时候, 我还有每个礼拜逛书店, 看到书就特别高兴的感觉。但是我妹妹没到小学毕业就不爱读书了, 虽然人聪明, 但是不爱学习。

还有就是现代女性的观念, 会觉得你经济上不独立的话, 给他养起来的话……

A: 必须要经济上独立, 我爸爸也说, 以后不能靠男孩, 必须要经济上独立。我就看我能找到什么样的男生再决定。

H: 这样的话, 跟你的理想不是冲突的么。

A: 是冲突, 所以就看看么, 所以就不特别着急。

H: 那你以后还是回乌鲁木齐的话, 你觉得你会跟什么样的人交往?

A: 我还是喜欢比较自由一点, 我怕我跟他思维不一样, 喜欢自由一点的。

H: 那你还是要找个“民考汉”。



A: 我想也是。

H: 这方面的话, 包括我刚才说的, 大男子主义呀, 花心, 对感情特别不认真这些事情, 好像还是“民考民”的男生比较严重一些。

A: 对, 完全是那种。

H: “民考汉”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 我以前就觉得, 我们会接受现代的观念, 我们要独立要挣钱要如何如何, 但是呢, 对于男生来说, 他们是属于维吾尔传统文化和观念里边, 男尊女卑的高位。我们是要把自己往上拔。

A: 但是我觉得, 我不会特别地要求男女平等这样子。

H: 你不会要求跟他平等?

A: 对, 我觉得每个男孩的自尊心, 会希望在女生旁边有点地位这样子, 我会给他让吧, 但是不想他特别傲, 不理我, 但是也不会特别强势。明白么? 我会有点忍受他那种。

H: 但是你现在把学校上到这个程度。

A: 对对对, 这是个关键。

H: 整个维吾尔人的群体里边爬得比你高的, 就没有多少了。

A: 找清华的。哈哈。

H: 选择范围太小了。而且你要是回去, 家里给你介绍一个新疆大学的, 怎么可能看得上。

A: 也不会完全看不上, 但是我觉得我会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想法完全不一样。我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

H: 学历不仅仅是说你文凭好看不好看的问题, 确实会有差距, 很难交流。眼界、看问题的方式, 包括哲学、人生观, 特别大的差距。

A: 我回去跟朋友聊, 就聊不到一起, 她们聊的话题就是, 追男孩什么的。

H: 女生普遍需要追男孩么?

A: 现在男生都是, 女生要稍微放点儿电, 男生才会来追。我死也不会那样的。

H: 那你不觉得你有问题么?

A: 我觉得我很有问题。而且我觉得如果我跟男朋友天天在一起, 我会受不了。

H: 先说之前的问题, 你也知道如果你回新疆再找男朋友的话, 可能你接触到的绝大部分男生, 你都是看不上的。

A: 也许吧。

H: 工作了以后, 可能稍微好一点。

A: 其实有一些还可以, 在国外生活过的, 做国际生意的还会好一些。我就喜欢那种, 我跟他在一起, 我自己会进步的那样。我们俩在一起相互促进的感觉很好。

H: 那你对于自己将来找对象这个事儿, 还是很乐观的哈。

A: 是啊, 挺乐观的, 随缘吧。我有两个好朋友都恋爱了, 问我怎么还不谈。其实我也有可以谈恋爱的, 但是没有谈。

H: 都是什么样的人?

A: 高中的同学啊, 也有大学认识的, 但是我不想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 所以还不谈。我觉得现在生活很自由。

H: 有个男朋友, 会被管起来。

A: 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女孩儿, 很自由的这种, 谈恋爱肯定会受不了, 会感觉受压制啊, 自己想干的事情干不了。

H: 那你愿意受这种压制么?

A: 不愿意啊。

H: 那就是说, 你现在对谈恋爱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消极的。



A: 我无所谓了, 看缘分吧。

H: 我觉得你要改变一种观念。为什么汉族人可以讲缘分, 因为他们人口基数大, 你知道么, 你喜欢的人, 哪怕是万里挑一, 十几亿人里边你挑去吧, 很容易遇到。我们是人海里头捞针, 你捞完了, 捞起来看看, 发现不是你想要的那种, 还要丢掉继续捞。这个是很衰的一件事情。

A: 对, 我也觉得。

H: 我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就现在就决定完全不找对象。那你其实就是虽然对你眼前的状况, 谈恋爱这件事情, 感觉很消极, 但是你觉得你未来, 还是很积极的对吧。但是在我看来呢, 这个积极, 基本上是在盲目的基础上, 完全是对未来盲目的猜测, 基本上没有根据。有汉族人追过你没?

A: 有! 我会说我有男朋友, 我就跟他说假话。

H: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说, 你不能找汉族男朋友?

A: 因为他会说: 我会尊重你呀, 我从图书馆借了相关的书啊, 我会学。后来我就直接跟他说, 我有男朋友了。

H: 那如果抛掉宗教和生活习惯之类的因素, 考虑两个人相处的话, 一个维族文化背景男孩和一个汉族文化背景的男孩, 你会倾向于哪个?

A: 不想找汉族。

H: 为什么?

A: 因为我想要我孩子的血统是纯的。(笑)

H: 没有没有, 这个我很能理解。

A: 很多人不能理解。

H: 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传统跟现代的碰撞的问题, 一方面你会很传统地考虑你的家庭、你的后代这些, 一方面又有一些人是很现代很独立的, 只考虑自己的人生。对于女孩子来说, 对自己更为有利的, 从自私的角度看, 我去选择一个更加现代的价值观的话, 我可以有更多的空间, 不用担心别人的看法, 不用像很多维族女孩子一样表里不一、人前人后都带着面具。

A: 我特别不喜欢里边和外边不一样的。

H: 所以维族人的圈子我怎么都融入不进去, 他们会说, 这话你也说?!

A: 觉得你太开放。

H: 我这完全是一种自私的选择, 对我来说这样是有好处的, 否则我就会很压抑, 我不喜欢压抑自己。比如说像我刚才那个问题, 完全是一个假设, 但是我没想到你会说为了孩子。其实混血的小孩儿又漂亮又聪明, 那你为什么呢?

A: 因为现在人也越来越少, 以后民族的, 最后最后就是……

H: 你不觉得这是历史发展的正常趋势吗?

A: 但是我不希望这种趋势, 我希望这个民族可以继续存在。

H: 但是, 其实民族它不像你现在看到的, 就是说给你划出来说某一些人算什么民族、某一些人算什么民族的, 很多很多都是带有人为的因素的。就是划分 56 个民族的时候, 这 56 这个数字是怎么定下来的? 特别随意。比如说维族跟哈族, 维语跟哈语之间的区别, 比北方汉语跟粤语之间的区别大么? 如果不是受苏联影响, 不考虑政治因素, 把维吾尔跟哈萨克划在一起叫突厥民族行不行? 那如果 50 多年前是这么划了, 有没有可能维吾尔跟哈萨克就融合了?

A: 有可能。

H: 那你觉不觉得, 哈族人口少一点, 维族人口多一点, 合并以后的文化、语言里, 哈族的成分少一点, 难道哈萨克就很悲哀么?

A: 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 我有个好朋友的男朋友是哈族。他们特别好, 但是家里不同意, 就分手了。我想如果是我的话, 我完全可以跟他谈, 但是要是以前的我, 也不会同意了。我现在

